

黑儒传

中

港台武侠十大名人精品集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二章	解怨释嫌	(343)
第十三章	急智解厄	(375)
第十四章	武林豪赌	(407)
第十五章	芳讯惊心	(443)
第十六章	恩仇交错	(482)
第十七章	求医探奇	(511)
第十八章	威灵秘宫	(548)
第十九章	奇峰迭现	(584)
第二十章	虚幻老人	(616)
第二十一章	辣手摧花	(649)

第十二章 解怨释嫌

“嘎！”然一声长鸣，一头巨鸟飞落院中，遍体金黄，红睛铁啄，引颈卓立，神猛十分，丁浩心头一震，这不是“灵鹭姥姥”的灵鹭么？难道是她来了？老偷儿为什么要躲避她呢？

“树摇风”吹胡瞪眼地坐了回去，怒声道：“多嘴的，发生什么事你负责！”

“全知子”哈哈一笑道：“总不会出人命吧？”

说完，离座出房，到了院中，大声道：“老嫂子，十多年不见面了，今夜幸会啊！”

“树摇风”嘀咕着道：“今夜丢人现眼，这瞎婆子迟不来早不来，在这种时候来！”

院中，响起了“灵鹭姥姥”的声音：“不争气的，给老娘滚出来！”

丁浩是打横坐，正好被门边的花窗挡住，从窗棂外视，只见“灵鹭姥姥”双目紧闭，手持拐杖，巍然站立，房内灯影微光，照见她一脸寒霜，丁浩暗忖，自己已为她采到了“九灵草”，双目仍未复明么？听口气，莫非她是“树摇风”的妻子？

“全知子”打拱作揖道：“嫂子，都老了，看开些吧！”

“灵鹭姥姥”厉声道：“你别多嘴！”

“树摇风”的脸色难看极了，既狼狈，又尴尬。

丁浩低声道：“是老嫂子么？”

“树摇风”点了点头，猛搔头皮。

骆宁起身站在一边，直搓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

“灵鹫姥姥”在地上一顿拐杖，再次吼道：“出来，今天把陈年老账结一结。”

“树摇风”长长叹了一口气，面上玩世不恭的神情已完全消失，代之的，是一种沉重无奈的神情，目注丁浩道：“小老弟，你坐着别动，这是家务事，你最好别插嘴，这瞎婆子脾气不小，若翻了无法收拾。”

丁浩唯唯而应，不置一辞。

骆二员外走出房去，深深一礼，道：“骆宁见过师母！”

“灵鹫姥姥”从鼻孔里哼出了声，冷酷地道：“一丘之貉，物以类聚，给我滚远些！”

骆宁尴尬地向后退了两步，望着“全知子”苦笑一笑。

柯一尧举杯道：“来，丁老弟，我们喝酒！”

“树摇风”跺跺脚，走了出去，大声道：“瞎婆子，这账怎么算法？”

“你还我儿子！”

“快二十年了，你还忘不了他……”

“忘不了，死也忘不了！”

“这不能怪我……”

“为什么不怪你，怪谁？”

“是他自己出走了。”

“哼！若非你做贼，伤了他的心，他怎会出走？”

“瞎婆子，别说这么难听，谁要他投生在我们家中，我秉承祖师爷一脉，掌理门户，自问生平未做过伤天害理、卑鄙齷齪的事……”

“偷儿两个字够光彩么？”

“这是一脉相传，你别抓住这点不放，当年你双眼不瞎，为什么要嫁我？”

这句话，“灵鹫姥姥”可有些受不了，厉声吼道：“我是嫁错了人，长言短叙，你还老娘儿子！”

“我拿什么还你？”

“不还，你就要死，你死了我不再找你……”

“我还要喝几年酒！”

“今晚我要你的命！”

“全知子”干咳了一声，道：“老嫂子，彼此都年岁大了，今世的夫妻前世的缘，看开些，厮守着度过余年，何必如此呢，凭良心说句公道话，这也不能怪……”

“灵鹫姥姥”冷峻地道：“你也不是好东西，免开尊口！”

“树摇风”大声道：“瞎婆子，天下只有你一个好人！”

“我没说我是好人。”

“到底你要怎样？”

“还我儿子！”

“还不出来呢？”

“要你的命！”

“儿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我是他父亲，这些年来，我披星戴月，沐雨栉风，拚了老命在找他，找不到是天意，也许……”

“也许怎样？”

“他早已不在世间了，该当我俩无后……”

“放屁，你再说一句我当场劈了你。”

“瞎婆子，我要走很简单，你双眼盲残，还能怎样？”

“你想尝尝灵鹫啄的滋味？”

“扁毛畜生，你怕我毁不了它？”

“你别做清秋大梦，今夜你要是脱得了身一步，老娘当场自决！”

“树摇风”嘿嘿一笑道：“你这是盲人瞎话！”

“灵鹫姥姥”双目一睁，两道寒芒，逼射而出。

“呀!”骆宁与“全知子”齐声惊呼。

房中柯一尧惊声向丁浩道:“她没瞎!”

丁浩点了点头,这事他最清楚不过。

“树摇风”全身一震,连退三步,栗声道:“你……你双眼复明了?”

“灵鹭姥姥”寒声道:“你以为我是虚言恫吓你么,哼,你准备保命罢!”

说完,呼地一拐杖扫了过去,也就在“灵鹭姥姥”出杖的同时,那头猛鸷的灵鹭振翅扬首,似要准备配合主人的攻势。

“树摇风”晃身避过这雷霆万钧的一击,怪叫道:“老虔婆,你是认真的?”

“灵鹭姥姥”又是一杖扫了出去,口里道:“无人与你作耍!”

“树摇风”再次避了开去。

“全知子”一抬手道:“老嫂子,别动手……”

“灵鹭姥姥”一翻眼道:“你再多嘴连你也算在内!”

丁浩一看情势,自己非出面不可了,如果灵鹭加入战圈,势必伤人,那后果便不堪收拾了,心念之中,离座而起。

柯一尧皱眉道:“丁老弟,你想做什么?”

“解围!”

“老偷儿叫你不要插手?”

“不插手马上得出人命!”

说着,大步走出庙门,柯一尧也跟了出来。

“灵鹭姥姥”一抬眼,看见了丁浩,不由一窒,栗声道:“你……不是那姓丁的少年……”

丁浩长揖道:“恭喜前辈双目复明!”

“所有的人全怔住了,谁也料不到丁浩与她是素识。

“灵鹭姥姥”放下拐杖,惊奇而又激动地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有缘吧!”

“老身双目复明，皆你之赐……”

“岂敢，岂敢!”

“老身在山中找了你一年，认定你已失足丧命了。”

丁浩一笑道：“侥幸不死!”

“近日江湖有个‘酸秀才丁浩’就是你么?”

“是的!”

“啊!老身一直以为是同名巧合。”

丁浩又是一礼道：“酒菜未冷，前辈肯赏面么?”

“灵鹭姥姥”扫了众人一眼颇感为难地道：“你给老身出了难题，与老不死的事尚未解决完呢!”

“慢慢再谈可好?”

“嘿!是你开的口，没办法，换了天王地老子也不成!”

丁浩莞尔道：“晚辈十分感激!”

一场暴风雨，被丁浩三言两语消散，的确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

丁浩恭请“灵鹭姥姥”入厅就座，骆宁忙去换了杯筷，“树摇风”也被“全知子”拉回座位上。

“灵鹭姥姥”翻眼瞪着，“树摇风”道：“老不死的，你别得意，事情不算完，我进来是看丁少侠的面子!”

“树摇风”白了他一眼，向丁浩道：“小老弟，老哥哥我十分感激!”

丁浩道：“老哥哥这一说便见外了。”

“灵鹭姥姥”惑然道：“什么老哥哥?”

“全知子”接口道：“我与他都曾受过丁老弟大恩，故此结了忘年之交。”说完，又引介了柯一尧。

“灵鹭姥姥”目注丁浩道：“我们也改了称呼罢?”

“老嫂子，遵命!”

这一来，空气便和谐多了。

丁浩先敬了“灵鹫姥姥”一杯酒，然后才正色道：“老嫂子，小弟我有句不知进退的话，愿听否？”

“灵鹫姥姥”毫不思索地道：“你说，不听你的便不够人味了！”

丁浩沉声道：“小弟想先请问贤孟梁到底为了什么反目？”

“别咬文了，什么贤孟梁，一对前世的冤家，生了个独子，因为不满父亲在江湖中妙手空空的声名，离家出走，没了下落，就这么回事。”

“这是做人子的不该，老哥哥在江湖中无人敢看轻。”

“灵鹫姥姥”想反驳，但话到口边，又停住了。

“树摇风”道：“对，对，让小老弟说句公平话！”

“灵鹫姥姥”拍桌瞪眼道：“你别得了理卖乖！”

“树摇风”倒吞了一口唾沫，哑口无言，举起葫芦猛灌。

“全知子”凑和着道：“换个大杯吧！”

骆宁向缩在门外的杜飞挥了挥手，杜飞转身便跑，不一会，捧来了一个大酒杯，骆宁连忙斟上，取走了葫芦。

“树摇风”一副啼笑皆非的神情，摇头道：“好！好！真是天下大变了！”

一句话引得在座的人忍俊不止，只有“灵鹫姥姥”板着面孔。

丁浩又道：“老嫂子，侄子出走时什么年纪？”

“十六岁！”

“离家多少年了？”

“近二十年，算来已是中年了！”

“一直没有音讯么？”

“唉，如石沉大海，影子都没有！”

“他会不会不走江湖这条路呢？”

“哦！对，这极有可能，他不走江湖道，似我们这等找法，找死了也是枉然。”

“叫什么名字?”

“斐若愚!”

“哦!”丁浩这才算知道老偷儿姓斐。

“我看……恐怕没指望了……”

“我们尽力寻找!”

“听天命了!”

“老嫂子，小弟我诚心希望两位老哥嫂重归旧好!”

“灵鹫姥姥”脱口道：“办不到!”

丁浩不由一愣，面上讪讪地不是意思。

“灵鹫姥姥”似觉太过分，低头想了想，突地一跺脚道：“小兄弟，对着你没话说，只看老不死的肯不肯照办?”

“全知子”哈哈一笑道：“老嫂子，斐庄兄是求之不得的。”

丁浩乘机举杯道：“多谢老嫂子赏面，来，我们共干一杯，谨贺斐老哥哥夫妻和好!”

众人在笑声中干了杯。

“灵鹫姥姥”瞪着“树摇风”道：“老不死，你称心了!”

“树摇风”嘻嘻一笑道：“老婆子，这也是天意!”

一下云雾消散，厅中气氛顿改，戾气化为祥和。

远处传来了鸡啼狗吠之声，天快要亮了。

“全知子”探首望了望门外，道：“天快亮了，我们的计划以不改变?”

“树摇风”道：“当然不改变，吃喝完了上路!”

“灵鹫姥姥”扫了各人一眼道：“什么计划?”

“全知子”应道：“说来话长，一句话，为了我们小兄弟，要找几个人的下落!”

“灵鹫姥姥”豪爽地道：“小兄弟的事老婆子定然有份，说，要找什么样的人?”

“一个是‘云龙三现赵元生’，另两个是‘长白一巢’与‘江

湖恶客’。”

“慢着，‘江湖恶客胡非’……”

“怎样？”

“三年前我碰到此人，那时我双目盲残……”

丁浩精神大振，迫不及待地道：“老嫂子，在何处碰到此魔？”

“就在你替我寻药的山中，若非灵鹫神勇，我已丧生在他手下。”

“老嫂子双目不明，怎知他定可取你性命……”

丁浩咬了咬牙，道：“我去山中找他！”

柯一尧一直没说话，此时才开口道：“是否我们齐赴山中协力搜寻？”

丁浩摇头道：“不必，由小弟一人入山足够了，三年前的线索，此魔是否仍匿山中，抑或当初只是路过，均属疑问，倒是哪位老哥知道‘江湖恶客’的生形相貌。”

“树摇风”道：“他生相阴鸷，所用兵刃，与众不同，是一柄锯齿刀，死者向无全尸！”

丁浩道：“这就容易辨认了！”

鸡声三唱，曙色大开。

“全知子”起身道：“乘天色未明，我们上路吧？”

丁浩与柯一尧相继起立，三人齐向“树摇风”夫妇师徒告辞，乘天色未明，悄然出了石家集，在集外互道珍重，分道扬镳。

柯一尧是行方未定，出路由路。

“全知子”按原来计划，南下洞庭湖畔的“齐云庄。”

丁浩朝西北而行，奔赴崑山。

这一天，他进入了崑山山区，但见千山万壑，层峦叠嶂，想起了两年多前的遭遇，不由感慨万千，若无“血影夫人”的纠缠，便不会盲行入山，如不入山，就不会碰上“灵鹫姥姥”，如因采药失足，便不会碰上师父，当然也就不会有今日。

既入此山，是不是该去探视师父他老人家呢？

出江湖已将近一年，师父把他的八成功力给了自己，仅保留了两成，他老人家生活得怎样？

突地，他又想起了师父临行的吩咐，要事完之后，再去看他，目前“九龙令”虽已有了下落，但要办成这件事，却相当不容易，而师父交付的名单，还有多人未拜访，见了他老人家的面，的确也无言交待。

想来想去，决定先专心一意寻找“江湖恶客”。出山之后，直赴“望月堡”，新旧账一起算。

心念一决，遂朝两年前巧遇“灵鹭姥姥”的地方奔去。

几经辨识，终于上了“灵鹭姥姥”栖身的峰头，他下意识地朝“灵鹭姥姥”接待自己的那石洞走去，旧地重临，先后有云泥之判，心头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红日西沉，暝气四合，夜又已来临。

丁浩暗忖，那石洞正是过夜的好地方。

顾盼间，石穴在望，忽见洞中闪烁着熊熊火光，不由大感意外，立即止住了脚步，隐身岩石之后，心想，莫非是山居猎户占住了这洞穴？

定睛一看，不由又是一惊，火堆旁围坐了七八条人影，有的是武士装束，这证明对方并非猎户，那是什么人物呢？

人影中，面向洞口正坐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武士，长相不俗，看来他可能便是此行之首，火上，正烧烤着野味。

蓦在此刻，只见一条白影，如轻烟般掠向洞口。

“副总监么，是我！”

丁浩一看来人，不由心头剧震，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望月堡”总监“白儒”，他称洞中武士为副总监，不用说是一帮子的了。

对方来此何为呢？

只见洞中武士立即起身出洞，热络地道：“原来是总监，怎么

也来了？”

洞中坐地的手下，也一涌而出，齐向“白儒”施礼。

“白儒”大刺刺地摆了摆手，面向那武士道：“奉堡主之命，前来协助办事！”

“哦！堡主的意思是志在必得，多一个人手总好些。”

“是的！”

“可有端倪？”

“附近百里都已搜遍，毫无蛛丝马迹。”

“这就怪了，我们的线眼决不敢谎报的……”

“总监远来辛苦，且请进洞中稍憩，再从长计议吧！”

一群人进入洞中，谈些什么便不可闻了。

丁浩一时之间，心念百转，该不该现身呢？“白儒”数日前在宜阳截击老哥哥“树摇风”，几乎要了他的老命，今夜，他与自己同时赶到此山，这证明他们所办的事又是大事，以“白儒”的功力而论，他的副手也是非常人物，出动这样的高手，情况之严重，不问可知了。

最后，他决定暗中监视，看对方到底是搞什么鬼。

此际，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他藉木石掩蔽，悄然前移，移到距洞口不及三丈之外的石罅中，这一来，洞内的谈话声便清晰入耳了。

“白儒”声音道：“我看，必须再深入山中，扩大查探！”

那副总监的声音道：“我的想法也是如此，但现在要等一组弟子回报……”

“怎样？”

“距此不远，有一道绝谷，是唯一搜索的地方，三日前派了五名身手矫捷的弟子，以长藤缒入谷中……”

“什么，已去了四日？”

“是的，预算今夜不归，由本副总监亲自入谷查看。”

丁浩心头剧震，对方所说的绝谷，定是自己当年替“灵鹫姥姥”采“九灵草”失足的地方，那里直通师父隐居的孤峰，师父输了八成内元与自己，残存功力，如遇上好身手的，将不足防身，这个问题相当严重……

洞内的交谈继续——

“以本座看来，派出去的弟兄，四日未归，恐已凶多吉少！”

“那就证明了一件事，我们要找的人，这些年来必匿居谷中。”

“好，我们明天一道入谷，不带众人。”

丁浩又是一阵紧张，莫非对方要找的是师父他老人家？

心念之间，只见一个黑衣人踉跄奔至，到了洞口，“砰！”然栽伏地上。喘息如牛，洞中立即有人喝问：“谁？”

“是……是弟子王忠！”

“稟副总监，王忠回来了……”

“只他一人？”

“是的，怕是受了伤！”

一伙人紧张地拥出洞外。

那武士栗声道：“王忠，怎么回事？”

黑衣人挣扎着站起身来，上气不接下气地道：“事出……非常……”

“你受了伤？”

“没有……弟子只是奔驰过急……脱力……”

“其余人呢？”

“都……死了！”

“什么，全死了？”

“是的！”

“把事情始末说一说，你坐下说吧！”

“谢副总监！”说完无力地坐回地上，接着说道：“弟子等奉令入谷查探，那谷极深，长藤放尽，离地尚有三丈……弟子等入谷

之后，一路搜去，谷道似乎无穷无尽，第二天，到了一个双叉谷，中央突起一座孤峰……”

丁浩心胆俱震，凝神再听下去。

那黑衣人顿了顿，接着道：“弟子等绕峰而过，在前头，双谷又合而为一……”

“以后呢？”

“来到一片沙谷之前……”

“碰上了敌人？”

“没有，两位先行的弟兄，奔入沙谷，瞬间没顶！”

“白儒”惊声道：“啊！那是沉沙之谷，后来呢？”

黑衣人似乎余悸犹存地道：“前进不能，弟子等三人只好后退，到了那孤峰之下，天色昏暗，突有人影出现，两位弟兄立遭毒手，弟子恰在谷边搜索，幸免于难……”

“对方是什么形象？”

“天黑，不甚真切。”

“是否符合所交待的形象呢？”

“对方似已相当老迈。”

“好，明天本座与副总座亲自进探，你去休息。”

丁浩心想，既是老迈，是师父无疑了，且喜他老人家无恙。那批手下，扶着黑衣人，进洞去了。

“白儒”低声向那武士道：“照这一说，不是他？”

“那是什么人物呢？”

“胡非那厮杀人没这么爽快，照惯例他必把对方戏耍个够……”

“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亡命的人，还摆什么惯例。”

“不管，明日一查便知。”

丁浩内心激荡如潮，原来对方找的也是“江湖恶客胡非”，与自己的目的一样，两相印证，“江湖恶客”在此山中出没，是无可

置疑的事了，但“望月堡”出动特级高手追缉“江湖恶客”，目的何在呢？

“白儒”与那武士，转身进洞。

丁浩意念纷歧，不知如何是好。

如果此刻现身，除掉对方，以免师父受扰，算是“釜底抽薪”。

但对方并非泛泛之辈，如放活口走离，“望月堡”势必倾力以赴，至那时，后果反而更加严重。

既然“白儒”与那武士要亲自入谷，不带众人，不如在谷中对付他俩，来得干净利落，那些手下，无疑的必在此地等候，回头再解决他们，易如反掌。

如果自己连夜动身，明日午时便可见到师父，而对方最快，也得到日暮才能抵达，自己便可以逸代劳，从容应付。

心念一转，弹身驰下峰头，朝当年采药失足的那道绝谷奔去，那一次，他足足奔行了一天半的时间才到谷边，现在，只半夜工夫，便已到达，相形之下，差别太大了。

“白儒”手下是缢藤下谷，但偌长的谷道，要找到缢藤加以利用，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他也不作如是想，到了谷边之后，沿谷而下。

天明之后，他略事歇憩，用了些随带的干粮，喝了些泉水，然后又继续全速展开身形疾奔，驰行之速，令人咋舌，幸而是在山中，否则必惊世骇俗。

近午时分，双岔谷夹峙的孤峰在望，他内心感到无比的激动，与师父睽违近年，又要相见。

他相准了地势，取出“雷公匕”，运足功力，匕身立时玄白如玉。

然后，他飞身纵落，约莫在七八丈左右，身形如巨鸟一旋，在旋近岩壁时，“雷公匕”乘势插入壁中，稳住了身形，略一调气，

又拔匕旋落，如此往复施为，约盏茶工夫，便下到谷中。

他连喘息都不曾，便急急奔向那座孤峰。

刚到峰脚，只见一条人影，自突石笋之后转了出来，丁浩机警地一缩身，隐入一根石笋之后，一看现身之人，竟然是一个体态妖娆的中年妇人，鬓边还插了一朵山茶花。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谷中哪来的女人？看这女人的姿态，决不是什么好来路，难道师父他老人家……不对呀！师父不是这等人，而且年事已高，但这骚媚妇人，怎会出现在这天生的绝谷之中呢？

这是多么令人惊异，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那妇人拣了块石头坐下，搔首弄姿，大有顾影自怜之态。

过了片刻，只听那妇人扬声叫道：“老不死，还不能快些么？”

远远一个苍老的声音道：“来了，来了。”

这声音入耳，丁浩的心起了一阵抽搐。

一个衣衫褴褛、鬓发虬结的老人，踉跄奔来，手里提着一只野兔，一只山鸡。

丁浩简直不敢相信所见事实，激动得簌簌直抖。

那老人到妇人跟前，嗫嚅地道：“小娘子，只得这些。”

那妇人三角眼一翻，冷哼了一声道：“只得这两只么？”

“是的……”

“老不死，如果你还想多活几天的话，做事卖力些。”

“小娘子，这谷地不通外面，很少猎物……”

“废话，分明是你偷懒！”

“小老儿不敢！”

丁浩再也沉不住气了，一弹身飘然近前。

“什么人？”

那妇人娇喝一声，翻下石头，身手相当矫捷。

那老人一见丁浩，登时目泛异光，身躯也开始抖动。

妇人原本目芒带煞，及至看清了眼前是一个面如冠玉的蓝衫书生时，一对三角眼登时直了，煞芒变成了异样的色彩。

丁浩一伏身，跪了下去，颤声道：“师父！”

老人虬须乱动，激越地道：“孩子，你……终于回来了！”

那妇人格格一阵荡笑道：“老不死，你怎会有这么个标致的徒儿！”

口里说话，一双眼盯在丁浩身上，似要一泡口水把他吞下去，眼角眉梢，泛起了春潮。

丁浩一挺身站了起来，冰声道：“师父，她是谁？”

老人振声狂笑道：“孩子，你来得好，我这几根老骨头算没断送，她叫‘毒蜂后’……”

丁浩扫了那妇人一眼，冷凝地道：“毒蜂后！”

“毒蜂后”一阵浪笑道：“小兄弟，你真是个好儿，使人愈看愈爱！”

丁浩重重地哼了一声，道：“师父，她怎会来到这里？”

老人愤然道：“孩子，为了等你，我忍受了他们半年来的折磨……”

“他们……难道不止一人？”

“江湖恶客带她来的，鹊巢鸠占。”

丁浩双目圆睁，栗声道：“江湖恶客胡非，徒儿正要找他，此番回山，便是为了找他。”

“这可巧！”

“那魔头在哪里？”

“峰顶洞中。”

“毒蜂后”面色连变，最后，荡态依然地道：“可人儿，你为什么要找‘江湖恶客胡非’？”

“要他的命！”

“哟！好凶，你……师父尚且不是他的对手，你成吗？”